



大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

200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 (尼加拉瓜)

上午 10 时 1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22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63/472)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如果没有人根据议事规则第 66 条提出建议，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不讨论今天摆在大会面前的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因此，发言将仅限于解释投票。各代表团对第五委员会所提建议的立场已在该委员会中清楚表明，并反映在相关正式记录中。

我谨提醒各成员，根据第 34/401 号决定第 7 段，大会一致商定，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议同一决议草案，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发言一次解释其投票理由，即在委员会，或是在全体会议，但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所投的票与其在委员会所投的票有所不同，不在此限。

我还要提醒各代表团，同样根据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解释投票以十分钟为限。

在开始就第五委员会报告所载建议采取行动之前，我要告知各位代表，我们将以与第五委员会相同的方式作出决定。

大会现在就第五委员会报告第 6 段中所载的第五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题为“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根据《宪章》第十九条提出的请求”的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 63/4 号决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122 的审议。

议程项目 67 和 68

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A/63/209)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A/63/210)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注意到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第十三次年度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注意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第十五次年度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丹尼斯·拜伦先生发言。

拜伦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在大会成员面前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借此机会由衷祝贺你当选为大会本届大会主席，并祝你今后在任职期间一切顺利，圆满完成任务。

我恳请大会对法庭给予特别关注，因为大会及时采取行动对于在预定时限内完成任务来说，至关重要。

大约 14 年前，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各地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作出反应，设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那些违法行为造成逾 80 万人丧生，也导致发生了其他暴力行为。

法庭的任务是促进民族和解进程，并推动恢复和维持卢旺达和大湖区的和平，确保制止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并作出有效矫正。

这个政治机构认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最佳办法是经由司法程序。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确信，曾经有人对一个司法机构是否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存有疑问和怀疑。

然而在今天，无论采用什么制度来测量一项工作的成功，毫无疑问，和平已经在卢旺达得到恢复和维持，一个可靠的民族和解进程正在那里持续，许多违法行为已得到处理，有些已经得到有效矫正。

当然，仍然有工作要做，而当前的情况赋予了法庭新的任务。但法庭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而且起稳定

作用的工具，它为建立该区域目前普遍存在的国际正义、和平与和解作出了重大而持久的贡献。

法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成就包括，它积累了无可争议的历史记录，其中包含证人证词、受害者证词、被告证词、证明文件以及音像记录。有一种说法是，1994 年卢旺达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种族灭绝以及广泛或有计划袭击平民的行为。这些纪录对于上诉分庭推翻和驳斥此种说法而言，非常有价值。

概括地说，法庭已建立一套有关这些暴行的、经司法核实的重要事实记录。这些记录以及法庭档案收藏对国家、区域和国际历史的重要性和价值不应被低估。它们已经而且将继续促进卢旺达和大湖区的和平与和解进程，它们为处理世界其他地区类似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提供了指南。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与其孪生姐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是当今时代可靠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先驱。它们非常有助于实体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诉讼程序的发展。我们 14 年来的活动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判例，其中包括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及战争罪各构成要件以及诸如上级责任等各种形式责任的定义。其他国际法庭和法院将有一个可供借鉴的完善基础。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把产生自联合国的决议、条约和公约转化成了国际刑事司法体系在努力制止大规模暴行过程中可加以利用的切实有效工具。

法庭还推动有关国家遵守人权领域的国际义务。例如，卢旺达已经废除死刑，从而有利于将案件移交其司法机关。审判分庭作出的不将 Munyakazi 案移交卢旺达的决定最近得到上诉分庭的支持。上诉裁决中提出的理由可能会导致更进一步的改革，包括明确界定针对移交卢旺达的人员的相关处罚措施，排除终身隔离监禁做法和加强证人保护方案。

案件移交程序也使其他一些需要颁布国内立法来落实所加入人权条约与公约的国家成为受关注的焦点。因此，法庭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大湖区，使

堪称这个机构最高理想的国际人权标准得到推广，同时也使它们从崇高理想转变为可实施的立法和公正司法程序。

我今天荣幸地向大会介绍法庭的第十三次年度报告，其中概述了法庭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6 月的活动，并反映了法庭持续取得的出色成果以及它为执行任务而作的坚定努力。在报告所述期间，法庭所有部门都积极开展工作，共同努力争取尽快完成任务，同时也遵循适当法律程序，保障所有被起诉者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自 2007 年 7 月以来，审判分庭作出了 400 多项中间裁定和审前裁决。它们作出了涉及 4 名被告的裁决和刑罚判决。它们就有关向国家司法机关移交案件的 5 项请求作了裁决。其中 2 个案件被成功移交，其余 3 个案件的移交请求被拒绝。涉及 7 名被告的审判已完成举证阶段。目前，有 13 名被告等待判决。涉及 15 名被告的审判工作正在进行中。涉及四名被拘押者的案件，包括一宗藐视法庭案，正处于审前阶段。最近被移交法庭的一名被告于上星期初次出庭，他对所有指控均申辩无罪。有一人正按照上述分庭今年 8 月在 Muvunyi 案的裁决中所下的命令，等待重审。

这些数字表明，到 2009 年 12 月，审判分庭将需要对 34 名被告作出判决。此外，由于最近上诉分庭在裁决中维持原判，拒绝将 Munyakazi 案移交卢旺达，该案现在与 Kanyarukiga 案、Hategekimana 案和 Gatete 案一道，可能会加到法庭的工作量中，从而使裁决案件总数达到 38 宗。

上诉分庭也在继续有效运作。它发出了 80 多项中间裁决和审前命令与裁定以及涉及三人的裁决。这使上诉阶段完成对其判决的人数总共达到 25 人。因此，目前只有一件上诉案待决。但是，我认为，大会应注意到，与上诉有关的工作量近期可能会大幅增加，而且上诉分庭的审案能力可能需要加强，以应付工作量的增加。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检察官哈桑·贾洛及其工作人员尽了全力，对那些尚未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进行

调查并整理证据，在审判法庭所审理案件中提供证据，并处理上诉分庭受理的事项。贾洛检察官继续作出特别努力，以确保逮捕剩余逃犯，其中两人已在本次报告所述期间被逮捕。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努力寻找愿意接收有关案件的国家，以便将案件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它一直在为审理被成功移交的两个案件提供协助。还有两宗案件的移交申请现在正等待上诉分庭裁决，另有两起案件正等待审判分庭裁决。检察官办公室汇编了一套资料非常丰富的证据材料数据库，并且正不断协助国家司法机关进行调查。

在本次报告所述期间，阿达马·迪昂先生领导的书记官处继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法庭的审判工作提供行政和法律上的支持。我在上次报告中曾解释说，由于不能作长期任命，法庭面临着困难，导致工作人员目前频繁更替。书记官处继续努力留住能力强而且具备丰富知识和经验的工作人员，因为要想圆满完成法庭的任务，则需要留住这些人员。为了缓解法庭缩编计划的影响，并应对由此引起的特殊情况，法庭寻求管理事务部，尤其是会计厅和人力资源管理厅给予支持，以便探讨和采取灵活的特别措施和一项共同的战略来应对缩编带来的挑战，确保法庭在既定时限内完成工作。但是，有必要做更多的工作，以解决留住工作人员的问题。我们将继续仰赖大会的支持。

在本次报告所述期间，书记官长处还继续在异地安置无罪获释人员方面作了值得称道的积极外交努力。由于会员国的合作——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一名无罪获释者已经被异地安置。现在只有一名无罪获释者等待安置，而且目前正在努力寻找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该地区和平、正义、安全与和解的建立仍然是法庭的核心活动。作为其任务的一个关键部分，法庭通过其全面的能力建设和外联方案，向卢旺达司法机构、民间社会和学术机构提供支助。特别是书记官处继续推动法庭的工作，为此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公关活动，包括举办培训班、制作纪录片以及编制其他出版物，特别是在卢旺达和大湖区开展这些活动。

法庭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实施《完成工作战略》。这项任务十分艰巨。然而，我们带着信心和决心应对这一挑战。不过，有一些事态发展导致原先据以估计时间范围的工作量出现增加。由于最近逮捕的三名逃犯必须在法庭进行审判，因此，我们现在正计划进行一些以前未预作安排的审判。我要借此机会再次呼吁会员国采取更积极的步骤，逮捕其余逃犯，因为如果不能逮捕所有那些逃犯，那么我们所取得成就的价值就会降低。这些新增加的工作必然导致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诉讼程序。

应法庭要求，在法庭陈述其工作进展和工作预测的情况之后，安全理事会于 2008 年 7 月延长了一些法官的任期。大会将需就拟议追加资源以资助开展修改后的司法诉讼工作量一事作出决定。

法庭已经为自身订立了非常高的业绩标准。我们正在规划应付的工作量远远高于法庭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候。如果把所作判决数目作为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未来 14 个月法庭的工作量几乎相当于，甚至超过以往 14 年的工作量总和。自 1998 年以来，法庭针对 37 名被告作出了 31 项判决。我们现在正计划在未来 14 个月对 34 名被告作出判决。法庭现在必须考虑在原有工作量基础上增加一个没有成功移交的案子，而且有可能还要另加三个案子，关于移交这三个案子的请求目前尚待上诉分庭作出决定，它们涉及同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

的确，其中多宗案件的判决都将在长达数年的审判结束后作出。但是，法官和辅助人员将要面临的挑战是，为加快这一进程而制订的多轨办法意味着，在未来阶段每个审判分庭的审判和判决书撰写工作必须同时进行。这不是件易事。

要想在短期内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就必须有一批具备经验、富有能力且愿意奉献的工作人员继续为法庭服务，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工作人员，法庭才成功取得了它现在引以为豪的成就。不幸的是，我们在逐步按时完成任务方面取得的成功却导致我们缺乏人手，而这些人手对于我们继续取得进展来说是

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合理的雇佣保障，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正努力争取的目标，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我们的工作。

一段时间以来，法庭一直在同大会讨论制定办法留住工作人员的重要性。现在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工作人员的不断流失使这项任务难以完成。鉴于显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足以使工作人员留下来，法庭采取了若干替代办法。但目前要想留住工作人员，最重要的条件是确保他们能预见到，在法庭完成工作之前，他们会一直受雇下去，而这一点是大会能够做到的。

我们已申请追加预算，以留住 2009 年既定审判工作所需的人员。迅速通过追加预算将使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具备必要的可预测性，并使法庭能够有效而迅速地朝着成功落实法庭完成工作战略目标方向迈进。如果此预算得不到批准，那么我们将无法进行全面而有效的规划。

我应该指出，对追加预算的需求并不反映法庭本身有什么缺陷，而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法庭以及其它类似法庭从许多方面来说，在国际判例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是，必须为法庭的运作提供资金，但是也许不那么明显的一点是，一个只打算存在有限一段时间的法庭居然需要在其使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进行预算上的调整。我要在大会这里重申，法庭仍然致力于完成其重要使命，即将 1994 年期间卢旺达境内所犯大规模暴行的责任人绳之以法，从而恢复大湖区的和平，并促进前战斗人员之间的和解。

最后，我有责任重申，法庭正在为完成当前审判工作之后的阶段做积极准备。正在与法律事务厅等有关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来确定继续保存法庭往日工作成效所需的职能，其中包括判决的执行、证人的保护和储存有很多历史资料的档案等重要问题。

我现在愿感谢大会对法庭的不懈支持，这对于我们圆满完成重要使命至关重要。大约 14 年前，国际

社会认定国际司法是和解与和平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会员国是正确的。我们务使后代永不要忘记我们取得的成就，并继续致力于不让那些犯下最严重国际罪行的人逍遥法外。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

我现在请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福斯托·波卡尔先生发言。

波卡尔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祝贺你当选大会主席。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能够在你担任主席期间第三次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身份发言，并提交法庭第十五次年度报告(见 A/63/210)。我愿借此机会向大会成员表达我最热烈的谢意，感谢它们多年来支持法庭工作，这种支持是法庭完成工作所必需的。

(以法语发言)

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概述法庭的卓越工作，并着重谈谈法庭的过往事迹对于未来国际刑事司法的重要意义。2004 年以来，主要是以安全理事会第 1503(2003)号决议和第 1534(2004)号决议所核准的《完成工作战略》框架下确定的目标为标准，以此来衡量法庭工作的有效性。然而，审结待审案件只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法庭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它取得的重大成就将继续鼓舞后代为正义而勇往直前。换句话说，消除有罪不罚现象仍必须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任务，为此，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法官、检察官和人权捍卫者，特别是在前南斯拉夫各国，以便将犯有国际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从而加强法治。

法庭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它起诉了 161 人，完成了对其中 116 人的审判。在涉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整个国际案例法中，有近三分之二案例是法庭确立的。它不断努力改进程序和工作方法，并取得了空前的效率。它为国际刑事和人道主义法的极大发展和空前加强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它支持了

负责追查和审判前南斯拉夫战争罪犯的司法机构，为受害人伸张了正义，帮助建设了和平，促进了和解。

不过，为了维护法庭取得的成就，使其能够完成使命，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在几个方面给予支持。第一，必须为法庭提供能够公正、迅速完成审案所需的一切资源。第二，必须逮捕剩下的逃犯。第三，必须为我们的前南斯拉夫伙伴提供更多援助。

首先，关于完成审判。去年，我们大大提高了效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目前，在剩下的 43 名被告中——不包括仍在逃的两人——22 人正在受审，6 人等候判决，10 人在上诉，只有 5 人——包括最近逮捕的 4 人——候审，而审判很快就会开始。

在报告所述期间，审判分庭就 8 宗案件的预审作出了 213 项裁决，作出了 5 项判决，审理了 5 宗藐视案件。2007 年 10 月以来，上诉分庭作出了 169 项裁决，其中包括 10 项对判决的上诉、43 项中间上诉、90 项上诉前裁决和 26 项复审、复议或其他裁决。

这些成绩是我们不断努力采取新的具体措施，精简我们工作取得的成果。为此，我 4 月份决定重新设立加快审判和上诉的工作组。

审判分庭得以对 8 宗案件同时进行审理，这要归功于三间审判室管理有方，所有时段都得到了利用，并要归功于任命了审案法官，负责审理正在进行的两起甚至三起案件。

正如我已强调的那样，审案法官所作的贡献对于法庭审结案件仍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提出建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授权任命更多审案法官。审案法官人数已经超过了《规约》所规定的 12 名的限额。2 月份通过的第 1800(2008)号决议使我们得以任命另外两名审案法官，开始两起新的审判。

我还愿提请大会注意另外两个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审结待审案件至关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我去年在大会谈到的问题，涉及常任法官的退休待遇。我愿指出，一家独立咨询公司研

究得出的并得到秘书处核可的结论证实了我们的诉求，那就是，本庭法官与国际法院法官的退休待遇不一样，具有歧视性，这显然违反了法庭《规约》。这个对完成审判具有直接影响的问题必须得到迅速解决。

因此，我们需要大会在现阶段的不懈支持。无疑，如果本庭法官得不到与国际法院法官同等的待遇，其中有些法官将被迫辞职，回到本国司法系统，来保障他们自己的退休待遇。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在法庭工作的关键时刻失去有经验的法官的宝贵贡献，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标要求我们发挥最高效率。因此，我敦促大会尽快处理这项问题，采纳该咨询公司研究报告所阐述的建议以及秘书长提出的建议。

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十分称职的工作人员的留用问题。随着法庭工作接近完成，工作人员将不得不寻找新的职业机会，很多人已经在这样做了。我们务使为本机构作出多年奉献的工作人员能得到培训和职业辅导，并采取措施改善他们在法庭结束工作时未来的职业前景。此类措施必不可少，这样我们才能应对人员离职，留住那些对于法庭按时完成工作所必需的关键人员。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要谈谈必须得到会员国支持的第二点：逮捕剩下的逃犯。正如会员国十分清楚的那样，在报告所述期间出现了一些积极动向。斯托扬·茹普利亚宁和拉多万·卡拉季奇被捕是特别重要的里程碑。我们赞扬塞尔维亚政府在这方面给予至关重要的配合。然而，如果不能立即逮捕剩下的最后两名逃犯——拉特科·姆拉迪奇和戈兰·哈季奇，我们就不能圆满完成工作。我必须再次强调，虽然法庭已尽最大努力，来迅速处理和审结案件，但逃犯很晚才被逮捕——国际社会必须对此负责——将难免导致既定结案时间推后。因此，虽然我们正在确保 2009 年开始审判所有四名最近被捕的被告，但抓捕剩下的逃犯可能会使我们不得不把完成所有审判的目标日期进一步推后。

我还愿重申，《规约》第 29 条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规定的配合法庭工作的义务不限于逮捕逃犯。事实上，这项义务内容要广泛得多，还要求从各个方面对法庭正在审理的案件提供协助，包括查阅档案、制作文书以及接触和保护证人。在这方面，我必须指出，在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干扰作证事件，而且在送达文书方面也出现了延迟，这影响到了我们迅速审理案件。

最后，各国的配合还要求在重新安置证人以及执行法庭判决方面给予合作。虽然书记官处得以就执行判决问题达成七项协议，但仍须各国在重新安置证人方面给予进一步支持。

我今天愿向会员们提出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在我看来，也同样重要。它涉及我们将为国际和本国法院留下的工作，那就是，如何处理涉及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复杂刑事案件，以及特别关系到前南斯拉夫司法机构继续开展我们的使命的问题。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重申，本庭的成立从来就不是为了无限期地代替本国法院，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法院。这些本国法院在确保伸张正义和促进和解方面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因此，我们未来的战略不仅必须包括完成我们的待审案件；正如我先前说过的那样，我们还必须大力确保当地司法机构继续开展我们的使命，消除有罪不罚的现象。换句话说，只有本国司法机构愿意接过我们留下的工作，我们才算圆满完成任务。

如果按照更直白的成本效益分析，这种战略也是有意义的：未能适当支持本国的法治机构，事实上将削弱会员国通过向本庭提供预算而为国际司法所作的巨大财政投入所应产生的影响。国际社会如果不继续支持我们留下的项目，迄今投入的资金将得不到预期的回报。

正如我的报告所详述的那样，在报告所述期间，我们采取并支持了多项举措，来加强我们与各国司法机构的伙伴关系，与该地区对话者建立密切的沟通渠

道。在 2007 年 7 月和 2008 年 2 月对本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75(H) 条——允许当事方、法官、受害人和证人直接向本庭提出申诉，要求变更本庭下达的保护措施——进行了修订之后，我们处理了大量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申诉。为了确保迅速审理，我成立了特别合议庭来受理其中一些申诉。

在前几份报告中，我强调了法庭根据其《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1 条之二，将 13 个中低级被告案件移交给该地区各国法院审理的情况。移交程序迄今非常顺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正代表检察官办公室密切监测对被移交的个人的审判情况。

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的是，在法庭已移交的案件外，还有几千宗战争罪案件目前正有待国内司法机构审理或正由其进行调查。因此，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国内机构对于确保建立持久法治仍然是绝对重要的事。

副主席托莫·蒙特先生(喀麦隆)主持会议。

在我五月份访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我亲眼看到仍有大量任务有待完成。该区域各国在调查和起诉被控战争罪犯上的合作，例如将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某国人引渡给另一国进行管辖，仍然存在问题。此外，在拘留设施的安全方面，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存在迫切需要。拉多万·斯坦科维茨从狱中逃脱不幸彰显了这种需要，他的案子根据第 11 条之二由法庭移交给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一逃脱发生在斯坦科维茨被裁定犯有蓄意强奸、虐待和奴役妇女和未成年女子的罪行，并被判 20 年监禁不到两个月之后。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半后他仍未归案。

在将斯坦科维茨逮捕归案和追究帮助其逃脱的各级人士上，有关当局缺乏进展，这令法庭感到严重关切。任凭国内司法机构加强法治的勇敢努力受到政府和地方当局不作为的玷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继续给这些政府机构施压，来解决这一挫败。

在这方面，我还必须借此机会提出关于国际工作人员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法院及检察官办公室存在的问题。在我访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期间，各部门都表达了对这些工作人员即将离开的关切，因为他们的任期将于 2009 年底截止。比如说，受害者团体就表示，它将对证人是否愿意作证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敦促国际社会支持延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法院及检察官办公室国际工作人员的任期。

我们还启动了两个联合项目，以确保法庭工作留存下去。一个项目应于年底前完成，它是在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的协助下开展的，内容包括编撰一部法庭最佳作法的手册，该手册将对涉及起诉战争罪案件的其它国际和国内管辖机构具有重要价值。

另一个项目是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机构和人权办公室合作开展的，它涉及评估能力建设工作产生的影响，并找出仍需完成的工作，以确保在法庭完成任务后的很长时期内，当地的司法机构有能力继续工作。

最后，请允许我简要提一下当前对遗留机制进行的讨论。正如我刚才报告的那样，2007 年 9 月我们提交了关于遗留机制的最后一份报告。此后，我们已与安全理事会特别法庭工作组见面，就工作组成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澄清。10 月 1 日和 2 日，我们还迎来了工作组成员亲临法庭。这次访问使这些成员有机会与我们的法官和高层工作人员见面，并更切实地了解我们的工作，我相信这对于决定法庭遗留机制的特点将有助益。

有关法庭档案的具体问题，我们刚刚接到由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书记官长设立的档案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法庭将很快审议该报告，以便就此问题提出建议。在这方面，我必须借此机会强调，无论就法庭档案存放的地理位置做出怎样的政治决定，至为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档案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得。为此，建议的作法之一就是在该地区的主要城市建立纪念中心，提供获取有关法

庭记录和案件的档案、历史信息以及就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司法与和解进行的互动辩论资料的渠道。这 will 不仅符合档案项目的主要宗旨，即让感兴趣的公众能够轻松、公开地了解我们的工作，而且它也将保证法庭外联方案长期以来的工作与成果得以完美延续。我的报告对此已有描述。

没有大会成员的大力支持，法庭的成果是不可能取得的。1993 年法庭的设立开辟了国际事务的新纪元。它导致了许多其它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建立，这些机构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那就是：打击有罪不罚，为严重侵犯国际法行为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法庭的工作对于国内司法机构特别是前南斯拉夫的司法机构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是将为该地区法治的持久发展做出最重要贡献的行为者，而 15 年前，这个地区却上演着二十世纪最残忍冲突的景象。一旦法庭结束审案，如果国际社会真心想在世界这个角落确保长期和平与繁荣的话，这些人就是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的人。

我呼吁所有会员国帮助我们实现承诺，圆满完成法庭的工作直到结束，并为那些将继续我们打击有罪不罚使命的前南斯拉夫机构提供支助。

里佩尔先生 (法国) (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以欧洲联盟(欧盟)的名义发言。候选国土耳其、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国家 and 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冰岛和列支敦士登，欧洲经济区各成员国；以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共和国都赞同这个发言。

今年，欧洲联盟打算再次重申，它始终毫不动摇地支持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这也是两个法庭各自的庭长拜伦先生和波尔卡先生再次恰当呼吁的。欧盟感谢他们两位的精彩报告(A/63/209 和 A/63/210)，并欢迎他们按照安全理事会规定的完成工作战略，为圆满完成两个法庭的工作所做的努力。

对两个法庭的工作做出最后评估还为时过早，因为它们的工作尚未完全结束，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突出强调它们的影响和成就。

首先，自其建立以来，两个法庭都体现出要打击有罪不罚并且不让犯下天理不容罪行的违法者逍遥法外。它们率先创建的判例为审理此类罪行的各个国内和国际司法管辖机构提供了灵感的源泉。它们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国际刑事司法确实存在，是躲不过的，那些违法者迟早都会因其犯下的可怕罪行受到它的审判。

第二，撇开质的方面不谈，从量的角度来说，两个法庭的工作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位庭长提供的数据不言自明。如果我们把转交国内司法管辖机构的情节较轻的案件算在内的话，仍然在逃的违法者几乎没有。欧洲联盟要特别赞扬两个法庭工作人员的工作，特别是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他们为遵循完成工作战略付出了加倍努力。由于增加了额外的审案法官，两个法庭都应该会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当前的审理工作。

今年六月，斯托扬·茹普利亚宁和在逃 13 年之久的拉多万·卡拉季奇被缉拿归案，这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欧盟赞扬塞尔维亚的合作，正是这种合作才使突破成为可能。欧盟重申，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充分合作对于欧盟针对本区域各国稳定与结盟的战略至关重要。现在我们期待着将拉特科·姆拉迪奇和戈兰·哈季奇缉拿归案，在这方面，我们要指望该地区国家继续与法庭合作。

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总体成绩也非常积极，尽管我们为有 13 名被告尚未被绳之于法感到遗憾。欧洲联盟敦促各国加强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合作，履行它们缉拿并遣返在逃被告的义务。我们特别呼吁肯尼亚政府尽其最大努力，务必抓住菲利西安·卡布加并将他移送给阿鲁沙。

加强卢旺达的法制体系，以提高它审理法庭移交案件的能力也是欧洲联盟的目标之一。欧盟赞赏地注

意到，卢旺达为在保障公正审判权方面达到要求做出了努力，它希望这些努力将使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能够将级别较低的被告移交给卢旺达法院审理。这种移交是法庭完成工作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两个法庭都已临近完成工作战略的尾声。原本就没有打算让其中任何一个成为永久性法庭。一旦安全理事会认为建立法庭的目标已经实现，它们就将停止存在。我们期待着这一时刻，因为它将标志着法庭使命的结束，确认法庭取得了毫无争议的成功。但是，有一件事必须明确：高级别在逃犯，如姆拉迪奇、哈季奇和卡布加必须由一个国际性法庭审理，别想指望有罪不罚或被遗忘。

重要的是，法庭要获得充足的资源，以使它们能够按照安全理事会设定的完成工作战略时限如期完成当前审案工作。欧盟承认，茹普利亚宁和卡拉季奇的被捕将极有可能导致修改这些期限，因为对他们的审理不能仓促行事。对于其他高级别逃犯也是如此，假如能像希望的那样将他们很快抓住的话。我们也理解将较低级别被告移送国内司法管辖机构审理并不是能轻松决定的事。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两个法庭必须继续尽一切必要努力，在安全理事会时间框架内完成其工作。

欧盟致力于在法庭结束后保护其留存的工作。我们认为，如果在法庭完成工作时仍有高级别逃犯未缉拿归案，那么就必须设立这样一种机制，即一旦这些人被捕就能够重新构筑起审理他们的能力。此外，我们坚信，这种机制必须是精简、高效和低成本的，它应该能够对遗留职能进行管理，这些遗留职能必须保留，以便能在公正与安全的环境下履行司法。最后，我们认为，联合国应拥有法庭记录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总体来说，欧盟认为，联合国有义务保障法庭留存工作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它们完成工作绝不能代表它们完成了传播国际司法和不让有罪不罚及伸张正义原则的使命，正是这些原则导致了法庭的成立。

班克斯女士 (新西兰) (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我自己的国家新西兰，即加澳新代表团发言。首先，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愿重申，它们坚决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这两个法庭都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也就是结束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有罪不罚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

两个法庭的判例成为了它们传承后世财产的一部分，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其它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国家法院在未来数年都将不断从中汲取经验。通过将犯下最令人触目惊心罪行的违法者绳之于法，两个法庭为加强法治、促进巴尔干和卢旺达的长期稳定与和解做出了贡献，这也表明和平与司法的确能够携手并进。

当前两个法庭的关键重点是要实施其完成工作战略。缉拿那些仍然在逃的被告是该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一年来，两个法庭都缉拿了更多案犯，包括如庭长报告的那样，将拉多万·卡拉季奇移送海牙。我们敦促会员国加倍努力，加快对剩下的高级别逃犯的缉拿和转送，尤其是拉特科·姆拉迪奇、戈兰·哈季奇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被告菲利西安·卡布加。

加澳新代表为两个法庭致力于执行其完成工作战略感到欣慰。我们欢迎两个法庭及安全理事会非正式工作组当前在遗留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我们承认这些问题构成了许多不同挑战。我们也欢迎在审理和上诉程序中采取的提高效率的措施。与此同时，加澳新也承认必需进行难度很大的统筹兼顾，以便既逐渐缩减法庭的业务，同时又保留足够的人员，以有能力按照正当程序处理剩余案件。

我们注意到，近来案犯被缉拿归案给两个法庭都带来了额外的工作量。就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而言，这需要调整预测的完成其审案工作的时限，结果是，该法庭庭长请求安全理事会准予延长一年。加澳

新集团敦促两法庭继续查明能使两法庭高效和尽快完成工作的进一步改革。

将案件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审理，是完成工作战略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加澳新集团认识到，将案件移交发生罪行的国家司法机关有很多好处，其中包括国内程序能够对民族和解进程作出积极的贡献。因此，加澳新集团欢迎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剩余的中级和低级被告移交该地区法院。

加澳新集团还欢迎近年来卢旺达采取的加强国家司法制度和起诉严重罪行的措施，包括废除死刑。我们鼓励卢旺达继续努力，同时指出，尽管还没有向卢旺达移交任何案件，但我们希望今后取得进一步进展后会有案件移交。

随着两法庭任务即将完成，国际社会必须考虑如何解决起诉那些仍未缉拿归案的人的问题。主要的备选办法包括移交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延长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任务。加澳新集团的意见是明确的，即需要制订一项战略确保有罪不罚文化不是一个选项，因为那样将破坏过去二十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最重要的关切是避免犯了那些罪行而不受到惩罚的情况。

加澳新集团欢迎两庭长所作的关于两法庭正在就完成工作战略框架内余留问题开展的工作的发言。其中一些问题需要仔细审议。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处理裁决的执行、案卷的管理和保护、监测移交的案件与受到保护及重新安置的证人相关的问题，以及被定罪人今后可能提出的请求，例如请求根据新发现事实重审其案件。这些问题提出了实际的挑战，要求建立既有原则又有效的机制。加澳新集团鼓励国际社会进一步讨论以共同方法处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其他特设国际法庭的这些余留问题的潜在好处。

最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将继续对打击有罪不罚文化的努力作出重大贡献。它们工作的圆满结束，得益于各国给予的合作和

支持。我们呼吁各国切实落实它们对于建立有效的国际刑事司法所作的承诺。就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言，在两法庭存在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我们将给予它们全力支持与合作。

尤里察先生 (克罗地亚) (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 庭长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庭长波卡尔法官和拜伦法官表示欢迎，并感谢他们分别介绍了他们的报告 (A/63/ 210 和 A/63/209)。

15 年前，国际社会设立了两个特设法庭，并对两法庭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够帮助实现和平和结束有罪不罚现象，为受害人伸张正义，以及对今后犯罪起威慑作用。两法庭证明，国际刑事司法的确存在，国际刑事司法与联合国所主张的价值观密不可分。两法庭是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前身，并导致建立了这一常设法院。它们的司法判例创下历史性记录，重申了我们关于没有司法便不会有和平的信念。个人刑事责任并不是和解的障碍，而是和解的催化剂。正如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斯捷潘·梅西奇多次强调的那样，为了避免整个国家集体有罪的概念，确定个人刑事责任是必不可少的。

当两法庭任务即将完成时，当我们开始审视各种机制 (这些机制将使余留功能能够在案件审理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 时，我们必须审慎行事，不要忽视建立两法庭的目的，即：堵住有罪不罚漏洞。正因为如此，在没有竭尽全力将负有最大责任者绳之以法之前，国际社会就不能宣布两法庭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论这需要多长时间。

鉴于我国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工作的高度重视，我想就该法庭具体谈几点。今年逮捕拉多万·卡拉季奇和斯托扬·茹普拉亚尼这两名逃犯，对于完成法庭的撤出战略以及实现法庭建立的目的非常重要。我们希望早日看到开始对他们进行审判。不将那些在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动的战争中所犯罪行负最大责任的最高级别人物绳之以法，我们就谈不上完成法庭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将其余逃犯拉特

科·姆拉迪奇和戈兰·哈季奇也绳之以法，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接受法庭关闭后他们可以继续逍遥法外的情况。不允许权宜之计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两个多年来一直逃避司法惩罚的人曾担任最高级军事和政治职务，姆拉迪奇是波黑塞族军队总参谋长，哈季奇是克罗地亚的所谓自封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所谓的总统，他们被指控犯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臭名昭著的罪行，即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武科瓦尔实行了大屠杀。

上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确认了对所谓自封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所谓的前“总统”米兰·马尔蒂奇 35 年的判决，他的罪名是对克罗地亚平民犯有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

一年前对所谓的“武科瓦尔三人”Radic、Sljivancanin 和 Mrksic 所作判决提出的上诉程序仍在进行中。尽管无论是在克罗地亚还是在其他地方，受害者家属和公众对该案的最初判决的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仅表示，我们希望上诉程序能够产生与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相称的公正裁决。

正如克罗地亚总理伊沃·萨纳戴尔去年秋天在大会上指出的那样，

“确保起诉的公正结果是劝阻那些可能考虑在当前或未来重复此类罪行的人的唯一办法。公正的处罚是对受害者某种程序的尊重。公正的处罚是最好的威慑。公正的处罚也捍卫了真理，并为持久的和平、安全与和解开辟了道路”。
(A/62/PV. 25, 第 7 页)

同样，值得信赖的司法不能留下任何有罪不罚的漏洞，正因为如此，法庭在审判其余逃犯之前，不会将关闭。

1991 年强加于克罗地亚的战争，留下了可悲的战争罪遗产。克罗地亚政府为起诉这些罪行作了认真的努力，调整了本国的司法结构和实体法，不断巩固了自身的司法能力，并加强了与本区域各国当局的合作。

克罗地亚司法机关已明确显示有能力审理即使是最敏感的案件，包括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移交的一个案件。同样，克罗地亚司法机关与法庭各机关也建立了极好的工作关系，包括检察官办公室内关于所谓的第二类案件过渡时期工作队以及当前的国内调查和审理。我们认为这一关系极其重要，并确信这一关系今后会继续下去。

克罗地亚热忱和真诚地协助法庭并与之合作，以早日完成其任务。多年来，我们处理了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的 804 件协助请求，并送交了数万份文件，其中仅国防部就提供了 19 000 份文件，包括来自最高军阶的军事官员的文件。

政府继续坚定和毫不含糊地致力于与法庭全面合作。我可以向大会保证，克罗地亚当局一直竭尽全力、并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对检察官办公室的请求作出迅速回应。

在这方面，我要就法庭年度报告(A/63/210)第 79 段作一澄清，克罗地亚有关当局将继续就未决问题开展工作，预期很快会向法庭提交结果。法庭 9 月 16 日的决定核可了克罗地亚提出的继续进行调查以便确定检察官办公室索取的文件是否存在的请求，原因是审判分庭无法就是否存在此种文件得出结论。

在讨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第十五次年度报告之际，我谨提请你们注意服刑问题。我们觉得难于解释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做法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做法之间的差异。前者今年就在卢旺达服刑问题达成了一项协定，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仍然不允许可能在犯下罪行的国家服刑。尽管我们理解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法庭成立之初的安全考虑所决定的，但 15 年后的今天，这种做法似乎已经过时，并给被判刑人及其家属的人道主义状况造成不利的影响。我谨重申，我国政府准备允许其公民在克罗地亚服刑。

尤尔夫人(挪威)(以英语发言)：首先，挪威继续支持并充分肯定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

国际法庭)所取得的成就和高标准,两法庭理由充分的判决和摆在我们面前的年度报告(A/63/209和A/63/210)体现了这些成就和高标准。我们感谢两法庭庭长拜伦法官和波卡尔法官作了详细和内容翔实的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报告所述期间取得的进展。

两法庭的工作对于推进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的司法事业至关重要。此外,两法庭将留下国际判例的遗产,能够指导未来的法庭并对今后犯下这种严重罪行起到威慑作用,同时防止可能的肇事者犯罪不受惩罚的情况发生。这些国际判例本身将有助于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一般而言也有助于打击大规模暴行不受惩罚的现象。

我们赞赏两法庭致力于遵循完成工作战略,与此同时确保适当的程序标准和根本法律原则得到充分的遵守。卢旺达问题法庭的报告(A/63/209)强调指出,完成工作战略的成功将继续依赖各国的支持与合作。我们完全同意并呼吁所有国家与两法庭全面合作。随着两法庭的工作即将完成,各国必须向两法庭提供毫无保留的支持。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最近决定延长常任法官和审案法官的任期,以便加强审理程序的成效和推动完成工作战略的执行。

至关重要的是,各国应履行其财政承诺并按时缴纳摊款。此外,会员国还必须履行逮捕并毫不拖延地向两法庭移交逃犯的义务。我们赞赏检察官努力确保逮捕其余逃犯,我们并敦促有关国家与两法庭全面合作。我们欢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逮捕了高级别被告。我们尤其欢迎逮捕并向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移交拉多万·卡拉季奇。这对于罪行的受害者来说非常重要,并将有助于愈合巴尔干战争造成的创伤。逮捕并向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移交拉多万·卡拉季奇,的确是国际法的胜利,是对促进司法的重要贡献,是朝着追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犯下的一些最严重暴行、特别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责任迈出的一大步。

在注意到两法庭取得的这些成功的同时,还必须重申,除非将其余最高级别的被告绳之以法,两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没有算完成。最严重国际罪行的肇事者逃避法律程序,是无法接受的。未能逮捕其余逃犯,仍然使我们感到关切。

挪威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就执行判决达成了协议,并与卢旺达法庭在若干领域进行密切合作。迫切需要更多国家就执行判决达成协议。只有少数会员国承担这一重要责任,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赞赏正如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达成了一些新协议,并期望达成更多协议。

我们坚决支持两法庭的对外活动和与当地司法机构的交往与合作。正如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报告所述,积极与当地司法机构交往,将有助于确保当地法庭有能力今后继续开展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从而确保通过国内法庭起诉战争罪案件,来维护法庭遗产。

我们要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外联活动开展的工作。卢旺达法庭的报告对这些活动作了详细的说明。我们认为,这些活动是法庭工作的宝贵的一部分。

各国必须履行在向两法庭提供全面和有效协助的请求方面进行合作的义务。这适用于证人、财政和物质支持和协助执行判决。各国都应通过果断和具体的行动,显示其对两法庭的承诺。

挪威恪守其对成功完成安全理事会赋予两法庭的任务的长期承诺。

耶夫雷莫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 在开始发言之前,我要表示赞赏和感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福斯托·波卡尔先生向大会提交法庭第十五次年度报告(A/63/210)。

塞尔维亚共和国完全致力于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在报告所述期间继续在若干合作领域作出适当答复。2008年5月,塞尔维亚政府通过了与前南问题国际法

庭未来合作的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的规定，塞尔维亚当局逮捕了最重要的两名逃犯——斯托扬·茹普利亚宁和拉多万·卡拉季奇——并分别在 2008 年 6 月和 7 月把他们移送给法庭拘留所。如报告所述，塞尔维亚国家安全理事会、负责追捕逃犯的行动小组以及战争罪行检察官办公室在逮捕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在报告所述期间，塞尔维亚再次表明它有能力在关键时刻采取行动。塞尔维亚还通过放弃对法庭索要的所有个人的权利和提供有关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数千份存档文件，包括机密文件提供了合作。与此同时，贝尔格莱德与海牙之间高级官员的互访已成为常规做法。同样重要的是，应当指出，塞尔维亚当局查明并起诉了参与窝藏在逃犯的人员。这些都是通过许多艰苦工作和献身精神取得的显著成就。

塞尔维亚新政府充分决心履行其承诺：通过把所有被告移送给法庭并在国内法院对他们进行审判，来将他们绳之以法。在这方面，我国政府也要赞扬 2008 年 1 月任命的新任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在确保与塞尔维亚当局密切合作以逮捕其余逃犯方面所作的努力。塞尔维亚的行动小组仍在全力开展追捕逃犯的活动，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余两名逃犯，即拉特科·姆拉迪奇和戈兰·哈季奇无法永远藏匿下去，他们很快将被逮捕并移送给法庭。

成功完成与法庭的合作是塞尔维亚新政府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归根结底，迅速和有效完成合作符合塞尔维亚人民的利益。塞尔维亚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503(20-03) 号和第 1534(2004) 号决议确定的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完成工作战略。我们认为，这一战略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是国内法院有能力按照国际法律标准处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移交给它们的案件。只有通过合作，我们才能到 2010 年成功执行完成工作战略。在这方面，我要指出，与遗留机制有关的问题非常重要和复杂，需要专家在大会有关机构对此进行深入讨论。

不过，依然存在问题和挑战。要克服这些问题和挑战、伸张正义以及维护法治，我们就必须解决至关

重要的证人保护问题。塞尔维亚竭尽全力地保护证人，并应检察官办公室的每一项请求采取了行动。因此，塞尔维亚战争罪行检察官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了便利，并数次保护受到威胁的证人。报告的结论是，证人受到干扰，特别是证人遭受恫吓，以及越来越多的证人未能自愿出庭作证，仍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我国也对一些国家和组织未能甚至断然拒绝提供证人保护并防止可能的证人失踪感到严重关切。因此。我们吁请开展国际合作以纠正这种情况，即使是在目前这个较晚的阶段。

最后，我要表示，我们希望，为了整个区域的和解，有关各国与法庭之间的合作将继续下去并成功结束。

Muchemi 先生 (肯尼亚)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对你继续干练地指导大会的审议工作表示赞赏。

首先，我谨感谢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庭长根据设立两法庭的规约，分别向大会提交了全面的年度报告。

我国代表团赞赏两法庭庭长所做的工作和他们干练地继续管理两法庭的事务。我们注意到他们在已审理案件中的工作进展，并对结束待审案件表示乐观。我们对把两法庭的任务规定延长一年，以便其良好地完成工作表示感谢。我们注意到，建立一个可持续和长期的机制，以便除其他外，解决移交和审理两法庭的其余案件、追捕逃犯、监督判决以及管理档案等问题，是有待应对的一个挑战。

肯尼亚坚决支持国际刑事司法系统。我们认识到，两法庭必须起诉那些助长有罪不罚现象的人，以此提供并保护适当的司法。同样，如果两法庭要成功地重建司法、确保和平以及防止今后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暴行，会员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肯尼亚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请允许我就 2008 年 6 月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的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通缉的一名逃犯一事谈谈我

国代表团的看法。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哈桑·布巴卡尔·贾洛先生提请安理会注意菲利西安·卡布加案，他与其他被告一样，尚未被缉拿归案。贾洛先生在发言中声称，据说有人好几次在肯尼亚境内看到该名逃犯，因此暗示该逃犯就在我国。这些言论引起我国代表团的严重关切。

在这方面，我认真听取了法国代表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并希望向大会保证，我国政府坚决致力于与法庭在各个方面开展合作。

我要重申，在卡布加案中，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我国政府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官员进行了充分合作，努力追捕卡布加先生，以便将其绳之以法。过去三年来，肯尼亚政府主要通过肯尼亚-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联合工作队，一直与检察官办公室保持联系。此外，为表明我们致力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事业，肯尼亚政府于 2008 年 5 月取得肯尼亚高级法院的命令，冻结了卡布加名下财产。该案仍在等待肯尼亚法院的判决。

主席先生，最后我谨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致力于国际刑事司法和消除有罪不罚现象的崇高理想。肯尼亚将继续执行肯尼亚-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联合工作队的建议。

恩森吉亚马纳先生 (卢旺达)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感谢你给予我们机会，在大会就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这个重要问题发言。我国代表团也感谢秘书长提交了报告(A/63/209)，并感谢拜伦法官作了介绍。

属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任务范围的罪行是在卢旺达境内犯下的，大部分是由卢旺达人针对卢旺达同胞犯下的。这使卢旺达成为在使这些罪行受到惩处方面责任最大和最有关联的国家。卢旺达认为，我们必须充分参与决定与法庭有关的事宜，特别是完成工作进程。我们继续改善我们的机构机制，以便与法庭开展合作，与完成工作进程和合作方面的相关挑战保持同步。我们高兴地告诉大会，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能处理法庭各个机关提出的所有请求。

在第 1503(2003) 号和第 1504(2003) 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指示两法庭在规定时限内结束其活动。第 1503(2003) 号决议还要求把中、低级别的案件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包括卢旺达司法机关审理。作为事关国家责任的问题，卢旺达开始与法庭密切协商，并为受理和审判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可能移交的一些案件奠定了基础。

2006 年 3 月通过了一项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或其它任何国家向卢旺达移交案件的全面立法。这项法律为公正审判提供了充分保障，它是根据法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以及法庭确认和使用的其它最佳做法来拟定的。这项法律使法庭能够监督审判，并且承认法庭居于首位并有权收回已移交的案件。

已准备了现代化法庭审判室。过去两年来，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与卢旺达实施了一个联合方案。根据该方案，法庭与卢旺达之间开展了熟悉情况和交流访问，并且为法官、检察部门、律师以及工作人员举办了讲习班。在基加利建造了一个现代化拘留所，以容纳将出庭受审的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被羁押人。

此外，2008 年 3 月 4 日签署了有关把已被法庭定罪人移送卢旺达的协议，其基础是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有关在卢旺达服刑的规定。我们有一个现代化监狱，目的是关押来自阿鲁沙的已被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定罪者，以及那些可能被定罪的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被告。

检察官和法庭书记官长都对卢旺达进行了一系列访问，以核实卢旺达是否已准备好并愿意接受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尚未完成的工作。他们对卢旺达司法机构遵守国际公认标准和规范的水平表示满意。

我们之所以能做好所有这些准备工作，是由于我们得到了众多国际社会成员的支持。这是因为卢旺达与安全理事会在确保顺利结束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工作方面有共同利益。

仍然在逃的逃犯不限于列入法庭名单的 13 人。我们一再呼吁安全理事会确保，结束卢旺达问题国际

法庭的任务不会成为对未列入法庭精简名单者的大赦。我国政府赞赏一些国家政府的努力，它们已逮捕了其中一些逃犯。目前把这些人引渡到卢旺达的程序正在进行，这主要得益于刚才谈到的卢旺达的司法部门改革和显著的能力提高。

毫无疑问，卢旺达致力于遵守公正审判和独立司法的国际标准，因为这是以我们持续不断地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为基础的，我国政府政策的核心。我们在这个重要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这些进展符合法庭完成工作进程的内在要求。自 2007 年 5 月以来，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五次请求把案件移交卢旺达审判。这五次移案申请都获得受理，其中许多移交卢旺达审判的请求遭到驳回。

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但我国对移案问题的发展方向感到严重关切。我们尤其关切的是，这一进程可能损害我们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信任和信誉。正是这种信任和信心导致某些国家政府逮捕在其各自领土上被发现的一些逃犯。

我们在司法改革方面取得了具体和非常显著的成就。我们响应号召参加了完成工作进程，这并不是公关举措。必须根据我们的行为和政策，而不是根据假定的未来不当行为，对我们作出判断。我们期望并希望，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留给我们的遗产将会补充我们的努力：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支助我们机构发展的遗产。

1999 年，卢旺达对法庭在巴拉亚格维扎案(该被告最终在上诉分庭一级被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定罪)中的行为提出了抗议。自那时以来，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宣布了五项无罪释放的裁决，卢旺达没有对此提出任何抗议。法庭最终决定移交 1999 年事件，但是它对随后所作的无罪释放宣布保持沉默，以便把卢旺达描绘成一个反对无罪宣告的国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严重误解。我们谴责裁决书中把我国的制度说成是不可信任的段落，因为这种趋势的最终受益者是仍然在逃的逃犯。除非审判庭不了解它必须获得的重视和尊敬，否则这项裁决相当于请各国不要

同我们合作。我们被告知，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打算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我们将继续感兴趣地关注这一案件的发展。

卢旺达致力于伸张正义和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因此，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责任建立支持卢旺达的努力的支助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可处理与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剩余职能相关的问题。

在这个关头，卢旺达仍然认为，同大会共有的主要利益就是找到一个友好地结束法庭特别任务的办法。在此期间，我们需要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同卢旺达政府之间更为持久的长期机制，将根据这个机制解决主要问题，特别是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所有剩余案件的移交和审判、追捕逃犯、监督服刑，以及管理档案。我们需要一个机制，确保确定的目标不会逐步转变。我们需要防止永无止境的既成事实。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我们能够顺利和有效地参加完成工作进程。

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今年 3 月卢旺达签署了一项关于服刑的协定。我们完成了全部安排，以把所有被定罪者送到卢旺达服刑。不把被定罪者送到卢旺达服刑或拖延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法律或行政理由的。

向卢旺达移交档案的问题仍未解决。正在同受命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建议的小组进行协商。我们重申，我们希望并准备接管所有档案。由于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能够越早开始正式讨论就越好。

我感谢大会主席、欧洲联盟和所有其他国家对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的支持。

丘尔金先生 (俄罗斯联邦) (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两法庭庭长提交了关于这两个机构的工作的年度报告。

首先，请允许我回顾，两法庭是安全理事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临时措施而设立的，除其他外，旨在恢复并维持这些地区的和平，并在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无力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现在不言而喻的是，这些情况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为这些机构规定的任期即将结束。两法庭的首要目的是及时完成最高级领导人案件，这些人涉嫌对罪行负有最大的责任。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03(2003) 和第 1534(2004) 号决议，其他案件必须移交国家司法机关。

我们注意到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它正在集中精力处理上述两个问题。我们认为，法庭把一些案件移交国家司法机关的措施是最为重要的，并且我们欢迎检察官在这方面采取的积极步骤。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报告(A/63/209)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有关这方面进展的信息。完成工作战略的执行，被宣布为法庭的主要目标，摘要中含有关于法庭待审案件状况的统计数字。

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我们认为，其领导人忽视了为该法庭工作规定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在整个报告(A/63/210)中没有一个题为“完成工作战略”的章节。必须在对照几份报告之后才能看出待审案件的进展。相反，其中有一个关于所谓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外交活动的冗长章节——这实际上僭越了它的授权——并且报告对各国的合作程度表示不满。我们谨在这方面注意到被告茹普利亚宁和卡拉季奇的被捕，这表明了同法庭的高度合作。

报告未列举与关闭法庭相关的措施。此外，报告声称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所有被告应当由该法庭审判，不应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我们认为，这项政策表明对巴尔干各国国家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违背了安全理事会第 1503(2003) 号和第 1534(2004) 号决议。只有几名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列出的被告可被描绘为涉嫌对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最高级别领导人；更经常的情况是，这些被告只是中低级别军事指挥官。

此外，我们要强调，我们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即各国负有把战争罪和其他严重国际罪行的犯罪人

绳之以法的首要责任。由于国际刑事法庭不能取代国家司法制度，这些法庭只能发挥辅助作用。

报告中没有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法庭在证人保护领域中的缺陷。不幸的是，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够，造成重要的哈拉迪纳伊一案的实际失败，并导致许多其他被告被宣判无罪，或受到荒唐的轻判。

最后，我要强调，完成工作战略中规定的最后期限转眼将至。两法庭已承认它们无法遵守第一个最后期限——在 2008 年底之前完成审判庭一审的案件——并根据它们的请求，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把两法庭中法官的任期延长到 2009 年底。我们要重申，这一步骤是一项破例的措施，我们期望，这项措施将使两法庭能够集中精力实现优先目标并及时完成工作。我们认为，安理会不久将能够设立一个机制，在两法庭关闭之后履行其剩余职能。

马昆戈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感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福斯托·波卡尔先生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丹尼斯·拜伦先生作了介绍其各自法庭报告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赞扬两法庭正采取步骤，以确保落实其完成工作战略。我们特别欢迎为提高两法庭的庭审效率所采取的措施，即同时进行大量审判，修订其《程序和证据规则》以加快诉讼程序，以及最佳利用庭审法官。

完成工作战略是有时限的。因此，尽管两法庭正采取步骤以提高效率，由于随着时间的流逝，未能在两法庭运作期间逮捕嫌犯，就不得不把案件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所以，将案件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将是执行第 1503(2003) 号和第 1534(2004) 号决议规定的完成工作战略的关键。

为此，我们赞扬已接受两法庭移案的各个国家。然而，我们特别希望看到在其境内犯下罪行的国家承担接受法庭移案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失望地看到，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分庭迄今拒绝检察官

的请求，把三个案件移交卢旺达。我们听取了卢旺达代表关于该国已采取的步骤和该国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之间的交往的发言，我们希望将对法庭的这项决定进行仔细研究，以便能够在国家一级作出必要的调整，并在今后能够进行移案。

因此，我们欢迎向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各国提供技术援助的任何努力，使它们能够接受刑事法庭的案件和相关案件。我们坚决认为，司法部门的改革是冲突后重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安全部门改革的贡献。

关于两法庭，仍然有被告在逃，其中一些是特别高级别的被告，或被控犯有必须在国际一级审理的罪行的嫌犯。例如，我们被告知，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有一名逃犯菲利西安·卡布加。关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有拉特科·姆拉迪奇。把这些逃犯迅速捉拿归案是重要的，我们呼吁同两法庭进行充分合作，以便逮捕他们并送交审判。

两法庭正在努力完成其工作，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确保它们继续获得充分的资源，使它们能够及时完成工作。我们必须确保两法庭能够留住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及时完成工作所需的法官和其他人员。

我们会员国必须继续在证人旅行、逮捕和移交被告以及重新安置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人员等方面提供合作。此外，我们需要处理两法庭的遗产问题，并确保维护它们的成就。安全理事会根据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设立了这两个法庭。因此，在我们审议其遗产和成就时，我们必须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贡献来衡量它们。我们南非人认为，两法庭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都对稳定与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将继续不断地进行工作，以巩固这些成就并确保维护两法庭的遗产。这项工作包括，确保时间的推移不会导致任何逃犯逍遥法外。因此，在两法庭完成工作之后将必须建立一个国际机制，起诉仍然在逃的少数高级别逃犯。保留和储存两法庭的档案也是

重要的，子孙后代，特别是受影响国家的子孙后代，能够调阅这些档案，并从两法庭的工作中吸取教训。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有关这些议程项目的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 67 和 68 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10 和 101 (续)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报告

建设和平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 (A/63/92)

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基金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基金的报告 (A/63/218)

穆尼奥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大会主席召开本次会议讨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第二次报告。我们首先要感谢日本的高须幸雄大使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所做的宝贵工作。第二次报告的案文反映出他的工作质量以及国别组合主席和经验教训工作组的工作质量。我也想表示我对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的祝贺，该办公室所做的努力对于实现委员会的目标仍然至关重要。

智利重申它对建设和平委员会工作及其方案的承诺，同时想要指出智利的一个特派团目前正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合作，在塞拉利昂探讨在教育和小企业领域的合作方案。除此之外，智利还直接为建设和平基金捐款。

我们想要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和各组合的主席与私营部门形成合力，起到了协同增效作用。私营部门在建设和平进程中的有效参与无疑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也有助于有效地促使曾经参军的人员特别是青年人复员。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与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尤其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的联系。

我们欣见建设和平基金已经超额实现 2.5 亿美元的原定目标。基金对各国的重建工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发现需要加大基金和秘书处之间的协调。智利代表团支持委员会主席提出的建议，即是确立遴选获基金援助的国家的客观标准。

我想重申，建设和平委员会不应被视为另外一个发展机构。这个委员会旨在帮助确定国家优先事项，并汇集、动员和提供关于经济、金融和政治力量的建议，以促进摆脱危机国家的整体重建。

委员会的工作当然应该为有关国家的人口取得明确的成果。在这方面，教育、对中小企业的援助和加强政府机构对实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在这些领域的努力应当不只是实施速效项目。

我想再次强调区域组织拥有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共同努力的巨大潜力，非洲联盟为建设和平工作提供的具体支持也是如此。

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说过，委员会是一个新的机构，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它要求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组织委员会和国别组合之间进一步调整和加强协调，同时考虑到我们的工作量已大幅增加，这就使高效和及时的协调变得复杂化。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在目前努力促进全系统一致性和实现“一个联合国”愿景的背景下，在实地部署委员会的工作有难度。

此外，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演变应考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自该委员会成立以来要求获得充分代表权的愿望。前哥伦比亚常驻代表 2006 年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主席身份在委员会成立时着力强调了这一愿望。当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有充分理由渴望获得的代表权方面，接受了其代表人数不足的现状，但是，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不妨碍委员会的成立。然而，我们认为现在寻求最终解决办法解决这种

反常现象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相信，今年年底前将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建设和平委员会开展工作不应该撇开各会员国，而是应与它们协作，并且通过一项综合设想应对国家自主权的挑战。我们应该在委员会的框架内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例如，应考虑委员会是否可以建立一个能够迅速部署到进入建设和平阶段的国家的协作性民事专家小组。这样，我们将能够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多援助。

最后，我想呼吁在建设和平委员会可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出切实贡献的国家继续努力，以实现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和平、稳定和发展。

加什夫人 (澳大利亚) (以英语发言)：澳大利亚仍然是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坚定支持者。2005 年组建建设和平委员会填补了联合国系统在帮助冲突后国家巩固和平和实施重建任务方面的重大体制空白。

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日本的高须大使，他的热情和作为委员会主席的领导能力已帮助委员会开始发挥潜力。委员会今后能否取得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高须大使和委员会其他主席如何坚持积极参与。我们还欢迎最近任命简·霍尔·卢特担任主管建设和平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我们期待着在今后几年与她共事。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说明了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哪些目标仍有待实现。在过去 12 个月中，建设和平委员会已经解决了最初在其组建阶段遇到的主要程序性困难，以便制订更为有效的工作方法。议程现已扩大，包括了几内亚比绍和中非共和国，这反映了人们日益重视委员会在帮助各国摆脱冲突局势方面发挥的宝贵作用。同联合国各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组织的关系得到改善和深化。委员会还处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包括私营部门、青年就业、过渡时期司法、性别和环境在建设和平努力中的作用。

这一进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已经通过与布隆迪、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的合作通过了战略框

架。已通过建设和平基金向委员会议程上国家的建设和平项目拨付了 8 600 万美元。

澳大利亚支持将建设和平基金用作推动工具，以确保立即发放资源，启动建设和平活动。需要做出进一步努力加强各种进程，以确保建设和平基金可及时提供和平红利。我们同样感到鼓舞的是双边和多边捐助者利用有针对性的援助和技术专长辅助这些努力，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继续以灵活和创新方式开展工作，这一点同样重要。主席的访问使委员会与国家利益攸关方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提供了应对当地事件的及时方式。同样，建立和实施监测机制提供了继续重视中期建设和平工作的有益方式。日益先进的规划工作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在国际援助方面的现存差距。

澳大利亚欢迎这些事态发展。它们表明，建设和平委员会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在遵循国家自主权原则的情形下，具有帮助冲突后国家的潜力。

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未来的挑战是巨大的。随着建设和平委员会接纳新的国家，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专门知识。目前为简化其工作所做的努力令人欢迎，也是必要之举，但委员会应继续完善其方式。重要的是，议程上列入新国家时应吸取所获经验教训。

委员会特别是国别组合，必须努力改进迄今已开发的工具。必须完善监测机制，以便包括具体的指标和基准。战略框架应继续做到因地制宜，尽量避免重复现有工作。必须继续重视良好战略和当地具体成果之间的联系。

在过去两年间，建设和平委员会已经开始建立宝贵的做法记录。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建设和平的核心机构，必须确保在选举和土地改革等问题上的经验转化为更广泛的知识，以便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指导。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从冲突走向和平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冲突后国家有一半以上在 10 年之内

重新陷入冲突。建设和平的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异，但总是错综复杂。这就要求我们怀着共同努力的意愿开拓创新，在挫折面前加倍努力。

建设和平委员会组建的时间仅有两年，现在对它做出评判尚为时过早；但是，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迄今取得的适度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澳大利亚在进一步发展它协助冲突后国家的能力时，期待着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合作。

埃布纳先生 (奥地利) (以英语发言)：奥地利欢迎有此机会讨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第二次年度报告 (A/63/92) 和建设和平基金的报告 (A/63/218)。

奥地利完全赞同法国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就此项目所作的发言。因此，我的发言仅限于以下几点。

建设和平委员会开始运作两年后，做出最后评估尚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说，委员会的确对其议程上国家的冲突后建设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其议程上的实际案例以外，委员会的讨论和关于建设和平综合战略的讨论有助于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和制订全新的方法。新方法通过与纽约和国内广大利益攸关方互动协作，以有关各方的积极参与为基础，具体来说，这种参与是由国家行为者获得自主权和做出承诺，同时由外部伙伴做出相互承诺，以支持特定国家的建设和平进程。

同时，头两年的经验似乎表明，委员会在今后届会上也应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其工作的效率和成效上。否则，在委员会议程上列入新的国家可能会使委员会的运作陷于瘫痪。

奥地利凭借过去两年的经验，最近邀请了一些大使、国际组织的代表和智囊团及独立专家在奥地利阿尔巴哈举行为期 3 天的务虚会。与会者能够根据《查塔姆大厦规则》规定在非正式环境下，在总主题为“加强联合国建设和平：创建有复原力的社会”的若干工作会议上举行讨论。复原力作为社会抵御外部冲击和在不陷入武装冲突情形下应对这些冲击的概念，已得到人们普遍承认；人们认为它作为一个概念，对进一

步发展建设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与会者一致认为，应特别关注区域层面的建设和平，因为冲突往往交织在一起。

此外，奥地利特别重视有系统地将性别观点纳入建设和平委员会工作的所有方面。我们认为，应对建设和平挑战时采取针对特定性别的对策，以及妇女有系统地参与建设和平进程的各个方面，是建设和平工作取得成功和实现长期可持续性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奥地利欢迎安全理事会关于调解和解决争端的主席声明。

奥地利赞赏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自建设和平委员会成立以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起初困难重重，但该办公室对于在头两年成功地指导委员会工作起到了帮助作用。我们赞扬前办公室主任、助理秘书长卡罗琳·麦卡斯基所做的宝贵贡献，以及她在委员会和办公室初创阶段表现出的领导才干。同时，我谨对简·霍尔·卢特助理秘书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她的重要任务是确保该办公室能够确实加强其能力，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大量有条不紊的支持，协助委员会筹备在纽约的工作和为此提供服务，并支持执行商定的国内建设和平战略。

为了使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能够履行所有这些任务，奥地利决定支持其关键工作，在今后两年为一个初级专业人员职位提供资金。我们希望，这笔经费将有助于加强该办公室的能力。

最后，奥地利认为建设和平基金是联合国建设和平结构中的重要基石，并且具有在没有其他供资机制的情形下以新的创新方式采取行动的潜力。因此，我们自 2006 年以来每年都为建设和平基金捐款。我们迄今为止的捐款总额约为 210 万美元。该基金已经在许多情形下对委员会议程上的国家和不在委员会议程上的国家发挥了作用。

同时，基金业务工作头两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改善基金运作情况的余地很大。正如欧盟轮值主席强调的那样，提高基金管理效率和基金在当地取得立竿

见影的成果的能力，是基金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奥地利欢迎建设和平基金咨询小组发挥的积极作用，期待着内部监督事务厅在进行中审查提出建议，说明如何加强基金的运作及其问责制。

埃胡祖先生 (贝宁) (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大会主席召开这次会议，审议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提交的报告 (A/63/92) 和秘书长提交的关于建设和平基金的报告 (A/63/218)。我们适当地注意到了这两项报告；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两个机构在其第二届会议期间所取得的进展的情况。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这两个机构正在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委员会的工作已经促成建立国家利益攸关方与国际社会有效合作的协调框架，从而便于刚摆脱冲突的各国实现可持续的转变。

在这一框架内，建设和平委会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帮助拟定一致的复原和资源调动战略，以促进由有关国家自己确定的国家优先事项。在为布隆迪和塞拉利昂建立建设和平战略框架之后，委员会现在又为几内亚比绍建立了这样的战略框架。这为调动必要资源以便实现局势正常化开辟了道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举行自由和透明的选举，调动大量国内资源，加强司法部门，并增强国家复原能力，使之能够应对安全和卫生领域出现的更加令人不安的破坏稳定的威胁。

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有助于加强国家机构的主权职能，使之能够创造有利于持久和平的条件。我们必须强调，有必要进一步采取紧急行动，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在这方面，调动资源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将使我们能够进行必要的投资，加强人力资源，建立或重建基础设施——这对于和平时经济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除了注重构成国家主干的机构之外，还必须加强委员会促进协同作用的能力，以使所调集的资源能提高刚摆脱冲突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产生最大的影响。

在这一意义上，建设和平基金的作用至关重要。从基金中为速效项目拨款，并且资助过渡方案，我们为此感谢秘书长。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拨款并不总与《建设和平战略框架》中决定的具体行动相关。因此，我们要强调，需要在执行《战略框架》与建设和平基金的干预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协调。我们向已为建设和平基金作出了贡献的捐助国致敬。它们使这一重要机构得以运作。

我们还欢迎秘书长极为明智地使用自己的特权，使科摩罗、科特迪瓦、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尼泊尔等国得以利用基金的资源。基金为这些国家注入了新的生机，从而帮助它们避免可能严重损害其稳定的大的动荡。

在鼓励秘书长发挥这一恰当作用的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加强基金的能力，使之能够更迅速地使紧急援助到位。在极为脆弱的国家，当经济困难对和平构成的威胁迫在眉睫时，这种行动的效力甚至可能更大。

在这方面，我国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经验教训工作组的重要作用。必须广泛宣扬工作组的分析性结论和建议，并把它们纳入在最不发达国家工作的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工作之中。委员会还必须利用该工作组来完善“建设和平综合战略”概念，以协调各个伙伴的努力和便于在实地根据公私利益攸关方的相对优势进行分工。

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建设和平委员会国别组合的核心，它必须提高自身的分析能力，以加强自己在执行建设和平委员会职能方面的作用。应当特别重视采取后续行动执行商定的《建设和平战略框架》。后续行动机制必须系统性地运作。

我国为关于委员会结构的辩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打算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期间宣布竞选，以便在委员会的活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与国际社会分享其在建设和平领域和设立促进和加强民主的核心机构方面的国家经验。

普莱斯提德女士(美国)(以英语发言)：今天对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年度报告(A/63/92)和建设和平基金的年度报告(A/63/218)，的讨论使建设和平委员会第二年的活动到此结束。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会正在开始找到其在联合国内的位置，并且正在为国际社会应对冲突后各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作出贡献。

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其议程上各国境内取得了具体的结果。在塞拉利昂，由该国政府和建设和平委员会领导的合作努力导致了《建设和平战略框架》；这一框架正在鼓励新的捐助者参与进来。在布隆迪，建设和平委员会进程鼓励了所有利益攸关方就导致不稳定和冲突一再爆发的棘手和敏感问题进行全国对话。在几内亚比绍，委员会在实地的存在导致调动更多的资源以加强联合国国别工作队，并进一步关注打击贩毒区域战略。

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未来一年的任务将是维持这些成就，并把它们扩展到建设和平委员会议程上的所有国家。委员会必须能够始终如一地为其议程上的各国调动更多的国际资源。

委员会将需要更好地利用联合国以外的国际建设和平专门知识，并设法扩大体现最佳做法的现有方案。委员会将需要积极鼓励组建综合特派团和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规划。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是技术性的——将是找出完成建设和平优先事项方面存在的差距，并进行必要的分析，以便准确监测朝着弥补这些差距方向取得的进展。

未来一年对于建设和平委员会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大会将评估和可能修改建设和平基金的职权范围，秘书长将重新审视加强联合国对早期复原局势的对策。不可想当然地认为委员会将为这些更广泛的事态发展作出贡献。委员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在自己的议程方面取得结果和广泛借鉴外地建设和平实践者的方案和看法，来证明自己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努力中的中心地位。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应当采取步骤，通过快速着手填补其在委员会未来任期期间的位置，支持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借此机会感谢建设和平委员会国别组合的主席们，他们非常慷慨地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协调委员会在实地和在纽约的工作。我们特别感谢高须幸雄大使在纽约的领导，并感谢前任助理秘书长卡罗琳·麦卡斯基在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头两年里致力于这两个机构。我们热烈欢迎新任主管建设和平事务助理秘书长简·霍尔·卢特。

格罗斯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谨借今天辩论提供的机会，对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日本常驻代表高须幸雄先生的领导及其工作班子的努力表示敬意。我们还要对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特别是对先后领导该办公室的两位助理秘书长发挥了先驱作用的卡罗琳·麦卡斯基女士和简·霍尔·卢特女士表示高度赞赏。我们祝愿卢特女士万事顺利，并向她保证，我们将给予合作。

法国代表已经代表欧洲联盟成员发了言。比利时赞同这一发言。我谨回顾该发言中的相关建议：鼓励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努力加强自身能力，以便向委员会提供大力支持；改进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使之更有效和更具战略性；以及考虑界定委员会何时介入、逐步减少介入和最终结束介入等阶段的方式和方法。

欧洲联盟的另一项建议是，尽可能早地把委员会的工作纳入安全理事会的战略之中。此外，欧洲联盟的所有这些建议与委员会主席、日本常驻代表上星期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大致雷同。

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先就建设和平委员会，后就建设和平基金，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今天的年度会议标志着我们委员会存在的第二年。正如我们对这一新机构可能期望的那样，它仍需在各个目标之间建立平衡。请允许我细谈一下该平衡中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平衡是委员会两个主要目标之间的平衡。确实，委员会的双重使命是：一方面，把建设和平的主要参加者聚到一起，讨论战略问题；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有关国家的局势，同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调动必要的资源。由于委员会可用的资源有限，花在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必须保持适当的平衡。

第二，在国别组合框架内与有关各国进行对话时，必须保持另一个平衡，即国家自主权的中心地位与共同承诺机制得以运作之间的平衡。在这方面，和平伙伴之间坦诚的政治对话至关重要。

最后即第三个平衡是，必须在不忽视长期目标的情况下，根据贴近实地现实的具体优先事项制定工作蓝图。这样，我们就有望通过给人民带来实惠的成就，建立良性循环。

比利时非常荣幸地承担一项特殊责任：与中非共和国国别组合各成员一道，帮助该国走上稳定的道路。我要告诉大会，我们是如何接受在这次辩论期间所发表的各种意见和所采取的各种立场，以便把大会关于建设和平委员会存在这两年的意见和结论纳入我们承担这项责任的方法之中。

我们今天在此还要论述建设和平基金的报告（A/63/218）。比利时是建设和平基金的第十二大贡献者，因此特别关心其适当运作。建设和平基金的具体性质及其补充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方式要求进一步思考。在纽约，人们对这两个机构之间的不同可能很清楚，但对于有关国家（特别是窗口一所属各国）的当局和民众来说，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基金的范围和标准界定得越清楚，我们就越有可能把它变为它能够变为的必要工具。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总结从头两年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将有助益；我们欢迎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我们热切期待着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和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下午 1 时散会。